大學衍義 六

共十

成宗大王十五年甲辰活字

佔畢齋金宗直跋文有之

德刑先後之分

五刑

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之象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扑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

鞭朴 贖赦　欽恤　仁義之至

放竄殛皆流也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愿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天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逬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

德刑先後

棄爲后稷
契作司徒
皋陶作士

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遜若今之覊管編隷故我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 臣名 黎民阻飢 阻厄也 汝后稷 農官名 播時百穀 播布也

帝曰契 臣名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遜順也 汝作司徒 掌教官名 敬敷五教在寬 敷者布其事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猾亂也夏華夏 寇賊姦宄 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 汝作士 士理官 五刑有服 服謂服其罪 五服三就 孔安國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其槩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illegible]也

先播穀
次敷教
後置刑

皐陶為
士師

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愆過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德刑先後

舜美皋陶之用刑

皋陶贊舜之好生德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皋陶之功皋陶以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於無刑皋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為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皋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

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於舜者其可自滿乎皐陶旣誦帝之德帝復稱皐陶之美蓋其褒賛之中未嘗無勉勵之

意此所以爲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導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媿恥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恥而且至於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爲政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何以殺爲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來有風行

礼法

取舍

而草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䟽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
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
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
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
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
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
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

德刑先後

湯武
秦

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

商以寬民

周制刑

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

德刑先後

秦新法

始皇

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祗以爲教也夫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灋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惷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滅六

漢文

光武

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不赦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為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

德刑先後

王道在正王春

天道陽德陰刑

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

王者任德不任刑

陰陽同功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於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正無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

德刑先後

秦治獄

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眞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内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

宣帝治獄

無罪就死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致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側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敺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

宣帝学刑名

悟温舒之言

雜王霸

遵上之所欲故危葢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棰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寃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況眞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況眞吏乎温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為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盜一錢至死

德刑先後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

雷霆生物

人惡震死

隋文暴怒昧天道

貞觀禁刑

禁鞭背

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按隋文之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

德刑先後

斬蘊古

死刑五覆奏

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箠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

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是為方來之鑑乎

德刑

吉甫言任賞罰　李絳先德化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

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義利輕重之別

惠王以利為國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

孟子告仁義

上欲利則下欲利

仁愛親義尊君

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簒弒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

義利

大學 ○義爲利

秦楚構兵

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

懷利

懷仁義

義利重輕

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

堯舜不去民利
桀紂不去民義
上義則勝利
上利則克義

開君臣父子兄弟將借利是越春秋弒君三十
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
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
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
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
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
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
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義利重輕

民有義心

化民利而遷善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為善其化民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

治人之道

就本寡趍末衆

仁無敵

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塩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趍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背利

長利之弊

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閉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業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

義利重輕

民民是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田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塩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

萬紀言利
太宗黜之

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

義重利輕

貪私

聖人立教

貴賤之富

日點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時為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蓄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

瓊林大盈 開元之官 德宗別庫 天子之理

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為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

戒專欲

二庫珎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剟其略以爲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生靈向背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泰誓 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后君也 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 武王封康叔於衞作此書告戒之 曰天畏棐忱 棐輔也忱誠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

小民難保

無大小致怨

生靈向背

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然則小民曷爲難保耶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怨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輕賦省役

春秋傳穀梁民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與民同憂樂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若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

者鮮矣故爲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
下之樂爲樂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
爲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
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
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

生靈向背

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妃聿來胥宇胥相也宇居也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文王施仁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爲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

公刘与民同好貨　大王与民同好色　生靈　向背

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爲言以爲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

糧修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

專欲病民

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

憂民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

三王從民之欲

本人情

生盡

向背

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問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畀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然錯之對有

欲惡與天下同

上下否隔

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

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常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眞僞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

生靈向背

得衆

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錄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

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始生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

文王
遣戍役
衛中国
勞師

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
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
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
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
以薇為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
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
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耦也曰不遑
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為憂而又重之

田里
戚休

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決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疚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周宷東
征勞師

東山周公東征也 征三監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音汝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 徂往也 慆慆不歸 慆慆言久也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濛雨貌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 蜎蜎者蠋 蠋桑蟲 烝在桑野 烝發語聲 敦彼獨宿 敦獨處也 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 果臝栝樓也 亦施于宇 施延也 伊威在室 伊威小蟲 蠨蛸在戶 蠨蛸小蜘蛛也 町畽鹿場 町畽鹿迹為鹿處之場 熠燿宵行 熠燿螢火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

田里
戚休

久戍之苦

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婦歎于室洒埽穹窒穹窒鼠穴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團團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薪瓜延于栗木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騮白曰駁親結其縭縭帨也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新貌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新之頭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

士之獨宿

想室收敗

夫別待望

閒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途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臝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掃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

于歸 新婚之 田里 戚休 父子不保 而遲

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爲結縭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父別而四章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説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於言邇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爲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曰梟梟父母生

夫婦不得(保)而怨

役苦而怨

戍苦

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狀感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

憂民

田里戚休

豳風 七月

九重之邃乎令列之是編者欲

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

處宮庭之與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己

之憂則民亦將以

上之憂為憂矣謚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入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栗烈者氣寒也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往也耜田器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饋也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陽溫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穉桑也春日遲遲遲緩也采蘩祁祁蘩皤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公子之早嫁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為曲薄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以取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枝之揚起者於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為祭服也玄衣黃裳我朱孔陽朱色光明為公子裳以供公上

四月秀葽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穫者十月隕蘀謂木葉隕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會聚也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豵豜所取也小豕曰豵大豕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焉

田里歲休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屋霤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墐塗也所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夫寒將此以處）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櫻薁）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今之葵菽豆也）八月剝棗（剝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稅收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自食鬱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壯者之食）九月築場圃（築圃為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已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功公室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播

穀在近早修室廬)二之日(十二月)鑿冰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獻于寢廟也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角之觥)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考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

田里

專農　衣服之計　耆老之養　君民相酬

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是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羞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是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

畬 併日而食 始耕之苦 立畬之苦

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

田里

耘苗之苦

守禾之苦

刈穫厄飢

桑麻之苦 厄凍無益

不知農桑之苦

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瘡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追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蹂竟斂其事若可樂矣而一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無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

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
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
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
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
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
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
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
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為
懇至臣愚不佞願

田里戚休

省歛
賑䘏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来勉爲勤儉之趍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横加賦歛以困其力若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隂冬賦常平義廪之粟稍賑贍之歲凶賑䘏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

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趍南畞衣食是而孝悌興矣惟

仁聖垂意焉

小民怨咨寒雨

穆王知民疾苦

暑雨之苦

君牙 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誥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窮閻敗屋窮山曠野暑雨淋漓茅茨不

冬寒之苦
飢餓
田里歲休
吏勸不農
緩租

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寒皸瘃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為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

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以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上下不達

按廢詔新其政

復光奇家求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

核欸　国尨　豐凶病

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常則沮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它横斂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値豐穰曾無伸眉之樂況歉儉乎貪官黠胥交爲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況

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剝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

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

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為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鮮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

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錢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接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眡爲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憫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轉息則倍償

督逋尤峻

徒言不行

田里戚休

刻耕蚕之人

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

木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沈溺

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

是以有取云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脩己之敬

二帝三王以敬為首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堯典曰欽明文思 欽敬也 又曰允恭克讓 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温恭允塞 温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 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為天下先 不距朕行 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 謂應期而生不後也 聖敬日躋 躋升也進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 穆穆深遠之意 於緝熙敬止 緝續也熙明也止語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為首稱盖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

修己之敬

正心正皃
正言安民

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卽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盖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首篇名)曰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辭言也)安民哉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

敬身心

敬則矩
放則蕩

人君非敬
則放蕩

哉

臣按曲禮一篇爲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盖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儼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爲常人之情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人君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

則曰彊
肆則曰偷

脩己安人

堯舜以敬相傳

禹征苗

幾希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
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
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雖天行之健亦思
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嬉虞樂而
已趙武晉卿爾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竟況人
君乎 臣因推衍其說以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
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荅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
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
臣旣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

啓伐有扈
武王數紂
在敬不敬

修己之敬

恭敬之驗

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
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
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
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為君子其
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
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己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
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修身極至之驗
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異
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
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修己

敬箴

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上論脩己之敬

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為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為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

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一箴之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疇亦斁九疇謂洪範九疇也斁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璣也七政日月五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弗迷錯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逮玆即位猶懼己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顔色惟恐

敬五典五禮

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皐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叙次也勅正也惇厚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叙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

事天之敬

天人一理　五服　五刑

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兇之又兇是亦敬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心所在即天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臯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真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祇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

常人視天
聖人心天
敬天地

事天之敬

故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己之所為少咈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睠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為人主者柰何不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敬則天親
仁則民懷
誠則鬼享
仁該在敬
治同湯
亦同天

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玆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耶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爲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

天難諶 命靡常 德之吉凶災祥從之

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僭差也）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為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相宅因作誥）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事天之敬

邦殷之命子紂殷王長子元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也亦

無疆惟恤恤憂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

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也又曰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處也居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

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

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

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永長也又曰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天命改紂

大命靡常

生子定初

王之受命

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蓋紂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為可憂也既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其歷年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迺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卜新大邑而居

事天 用德求命 無疆之恤 敬

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者也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柰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

事天之敬

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有輔於周
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顯也帝
命不時不時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假大也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爲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修厥
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
師師衆也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亦法也

旧周維新

商孫服周

也

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為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緜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盖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盖言其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周固嘗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

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藎臣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欲其申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蓋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蓋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

事天之敬

法文王

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讀毋逸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盖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幃書之簡牘讀而敬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君德則天命

紂之失警成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嗣）使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慎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詩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

文王之得 勉成王 武王恃天伐紂

事天之敬

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疆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玆

敬天

昧者不知天監

祭文王畏天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為言盖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為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為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

漢武郊祀矜大

事天之敬

事天如事親

哉必也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爾指王而言出王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亦明也）及爾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爲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

天變修省

事天之敬

戒懼敢爲戲豫馳驅之失耶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孔子於迅雷烈風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雷迅風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迺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